

## 第一章 媳婦從小呵護

庭院杏花初開，才下過一場春雨，襄陽侯府祠堂的青石板乾淨明亮，簷下的雕花楹窗傳來書聲琅琅，走近窺探可見堂中央坐著個松綠襦裙的小姑娘。

小姑娘雪膚玉骨，明眸似琉璃，梳著玲瓏雙丫髻，眉間一顆吉祥如意鈿，靈動清麗，她面前一張矮腳橋台，台上放著本《千家詩》，正搖頭晃腦地背誦。

「洛陽訪才子，江嶺作流人。聞說梅花早，何如此地春。」她聲音軟糯清脆，在寂靜的庭院裡宛若鶯雀歡歌。

這位便是襄陽侯府二房的獨女宋瑾寧，因出生於黎明之際，父母取小名為阿黎。阿黎五歲，今日被祖母罰跪祠堂。原因是上午跟隨二從兄偷偷出門看狀元遊街，被祖母發現後打了幾板子手心，又命她在祠堂背書悔過。

雖說是罰，可老夫人哪裡捨得？瞧這祠堂裡吃的、喝的樣樣齊全，怕阿黎冷，還特地讓人在屋裡擺了厚厚的軟墊，連茶水都時常更換熱的。

不過，規矩不能亂，老夫人讓她跪在祠堂背完兩首詩再出來。

阿黎年紀小，去年才開始啟蒙識字，這《千家詩》上頭還有好幾字認不全，背得不甚流利，須臾，她打了個哈欠，腦袋一啄一啄地繼續背誦。

「洛陽訪才子，江嶺作流人。聞說……聞說梅花糕，何如此地春。」

伺候的婢女們噗哧笑出來，怎的背著背著成吃食了？

她們正欲提醒卻瞧見門口來了人，立即莊重起來，有人喊了聲「容世子」，阿黎頓時清醒，扭頭看去，果真見一個淺藍錦袍的少年站在那。

睿王是當今皇上的兄長，聖眷無邊，是這京城裡頭一號的皇親貴族，而睿王世子容辭更是遠近聞名。

他天生聰慧，據說三歲會認字，五歲能作詩，七歲一篇《周南賦》獲得傅大學士讚賞，十歲就破格入國子監上學，說一句少年英才也不為過。

容辭靜靜站在門口，他生得勁瘦頎長，眉目英挺，氣質如華。雖待人彬彬有禮，可總是透著股清冷，如雪巔矜貴之花，好看但難以採擷。

當然，這份清冷只是對旁人，待阿黎卻是不一樣的。

此時他眸子裡尚殘留一絲淺淺笑意，阿黎看了羞赧，肯定是笑她適才背錯詩了。

「容辭哥哥，你怎麼來了？」

「聽說阿黎被罰了，我過來看看。」容辭走進來道，聲音清潤平靜，無端地令人依賴。

阿黎清楚，容辭哥哥肯定是來幫她的，只要她被祖母罰或是遇到麻煩，容辭哥哥總會出現。

她已經在祠堂裡跪坐了小半個時辰，腿腳酸麻，原先還不覺得有什麼，這會兒看見他，三分的委屈立即變成了七分，伸出一隻小手訴苦，「容辭哥哥你看，我還被打手心了，很疼。」

容辭視線落在她白皙豐腴的掌心，上頭乾淨無瑕，但他還是認真地點頭，「嗯，看到了，打得不輕。」接著幫她揉了揉掌心以示安慰，問：「阿黎犯了什麼錯？」

「我跟二哥哥去看狀元郎了。」

「偷偷去的？」

阿黎心虛低頭，沒回答。

容辭睨向她身後的婢女，婢女凝霜忙解釋道：「容世子，姑娘聽說狀元遊街極其熱鬧一直想去看，此前無意中跟二公子透露過，二公子記著，於是今日一早便帶姑娘出門，去了好一陣子才回來。」

容辭大致聽懂了是怎麼回事，說：「阿黎想去看熱鬧跟我說就是，我帶妳去。妳與妳二哥哥還小，單獨出門若是遇上歹人可如何是好？」

凝霜接話，「老夫人也是這麼說的，為了讓姑娘長記性，特地罰跪祠堂背書。」

阿黎小聲說：「可我已經背許久了。」

她平日有午睡的習慣，今日受罰，連午睡也取消了，睏得不行。

容辭問：「得罰多久？」

阿黎舉著兩根肉嘟嘟的手指，「祖母沒說罰多久，讓我背兩首詩。」

「那妳會背了嗎？」

阿黎可憐巴巴搖頭。

容辭長眉微凝，望著小姑娘稚嫩清澈的水眸，不禁想起上一世他的阿黎也是這般單純還有點笨。

成親第二日兩人起身去給長輩見禮，她幫他穿衣時，過於緊張不慎繫了個死結，她懊惱說：「夫君……我從前學過的。」

「學過怎麼還不會？」

他原是打趣之意，卻不想她聽後差點哭了，一雙水眸也是如此清澈且無辜。

回想前世，容辭面色越加溫柔，幫她揉了會手掌後牽起她說：「走，我去幫妳求情。」

宋老夫人住在長椿堂，聽得婢女說容世子來了，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。

她無奈地放下手裡的核桃吩咐，「去備茶水吧。」

前腳才罰自己孫女，容世子後腳就來了，不消說鐵定是來她這求情的，哪回不是這樣？

外頭人人都說容世子端方持重，溫潤有禮，他們是沒瞧見世子護犢子的時候，簡直比看眼珠子還矜貴，就連她這個做祖母的都不好罰太重。

雖說阿黎是她孫女，可阿黎一出生就許給了睿王府，便也算半個睿王府的人，容世子來為未來媳婦兒求情，她豈能不給面子？

不久，容辭跟阿黎來了，他客氣有加地向宋老夫人請安，舉止謙遜挑不出丁點毛病，甚至因著長得俊秀，簡單的動作由他做來很是賞心悅目。

分明是才十三歲的少年，舉手投足間氣勢華貴逼人，饒是宋老夫人見過無數優異少年，也忍不住暗暗稱讚。

她笑道：「世子今日怎麼得空了？前些日還聽說你忙國子監結業的事。」

容辭道：「今日狀元遊街熱鬧，晚輩與友人出門閒逛。」

「哦。」宋老夫人點頭，吩咐婢女看座上茶，隨即抬眼去看自家孫女，「阿黎，

過來祖母這。」

阿黎攥著容辭的手，有些許猶豫。

宋老夫人笑罵，「祖母在你眼裡是老虎不成，怎的就不敢過來？再說了，妳還牽著容世子做什麼，得讓他入座吧？」

阿黎這才走過去，坐在宋老夫人身旁。

容辭問：「祖母，近來身子可好？」

「好，上次世子派人送來的老參一直吃著，近日覺得精氣神好許多了。睿王和睿王妃可好？」宋老夫人問。

容辭頷首，「家父家母皆好，母妃操持家務不得閒，不然也要過來探望您。」

宋老夫人忙道：「哪裡的話，合該是我去探望王妃才是。」

兩人寒暄了會，容辭提起此來目的，「祖母，晚輩聽說阿黎被罰跪祠堂，故想為阿黎求個情。」

宋老夫人解釋道：「也不是什麼大錯，左右不過小孩子貪玩偷偷出府。但現下京城才春闈結束，人多紛亂，她隨她二哥私自出門，萬一碰見拐子了怎麼辦？我寧可讓她怨我，也不想她以後釀成大錯，所以便狠心罰了。」

一旁的阿黎從茶杯上緩慢抬眼，小聲說：「阿黎沒怨祖母。」

宋老夫人摸了摸她腦袋瓜，「乖，祖母曉得。」但她怕容世子誤會啊。

阿黎出生後，容世子隔三差五地來探望，不是送吃的就是送玩的，待阿黎長大些，他還親自教她讀書認字。

平日阿黎若是有個頭疼發熱的，容世子總能最快得到消息，請醫問藥，滋補調理皆安排得無微不至，簡直比她宋家人還上心。

這般五年過去，府上所有人潛移默化地生了種錯覺——阿黎是容世子的人，打不得、罵不得，更欺負不得。

此刻，容辭說：「祖母，祠堂向來陰冷且才下過雨地方潮濕，阿黎人小身子弱，晚輩想跟祖母討個好，求祖母讓阿黎回自己屋去。不過祖母放心，宋家家規不能廢，該罰自然還是要罰。」

聽到此，阿黎秀氣的眉毛擰起，緊張望向容辭。

容辭心軟幾分，「祖母原話是要她悔過，外加背完兩首詩。晚輩覺得，讓她回屋悔過也是一樣的，至於背兩首詩的事還請祖母放心，晚輩一定督促阿黎，今日酉時之前就背出來。」

聽說還要背書，阿黎頓時苦著臉。

宋老夫人瞧見了好笑，刮她鼻子，「看在容世子為你求情的分上，我就不罰妳跪祠堂了。但書是要背的，好生聽世子的話莫淘氣。還有……」她又道：「祖母目的不是為罰妳，而是讓妳長記性，往後可別偷偷出府了，嗯？」

容辭鄭重道：「祖母的話晚輩記下了，定會好生管教阿黎，不讓祖母傷神。」

「我這話哪裡是要你記下，是要阿黎謹記。」說完，她轉頭問阿黎，「妳可記得了？」

「嗯。」阿黎老實點頭，「阿黎以後再也不隨二哥哥出門。」

「自己單獨出門也不許。」

「好，記下啦。」

如此，容辭兩人才跟宋老夫人告辭，出了長椿堂後，容辭徑直送阿黎回院子。

宋家共三房，大老爺在外做官，子女們也跟隨上任；二老爺便是阿黎的父親宋縉白，二房人丁單薄，宋縉白跟妻子膝下就阿黎一女；三房有二子一女，其中帶阿黎出門瞧熱鬧的二哥哥便是三房的孩子。

這會兒宋縉白還未下值，二房無人，院落也空空蕩蕩。

自阿黎出生以來，容辭便常來宋家，對宋縉白住的地方熟門熟路，婢女們見他來了趕忙拿出他最喜愛的茶沖泡。

容辭本要督促小姑娘背詩，得知阿黎還未午休，便耐心地等她歇了會覺才開始教她。

阿黎得了容辭親自教導，有如神助，背書順溜得不行——也許是因為容辭又給她帶了吳記糖糕過來。

她最喜歡吃甜食，可父親覺得嗜甜對牙不好，就不許她吃，不過容辭哥哥說吃少許無礙，每回來看她時總會帶上一小份。

這會兒，阿黎背完了一首後得了塊獎勵。

她捧著糖糕吃得津津有味，見容辭盯著她看，露出個靦腆的笑來，小虎牙尖尖，明眸皓齒，模樣招人。

「容辭哥哥，你明日還來嗎？」

「妳想我來？」容辭問。

阿黎點頭，眨巴著眼睛，稚嫩的面龐藏不住她的小心思——容辭哥哥來了，她就有糖糕吃了。

容辭捏了捏她圓潤的臉頰，「明日我有事。」

「那你什麼時候來？」小姑娘歪著腦袋，髮髻上蝴蝶珠花顫顫晃動，一雙捲翹的睫毛下，大眼水靈剔透，鼻尖還沾著少許蜜糖，嬌憨可愛。

這模樣已經不是容辭第一次見了，但每回瞧見都忍不住感慨，他的阿黎這麼好，前兩世竟是錯過許多。

他眸色溫柔，「暫時不知，若得空就會來。」

「哦。」阿黎乖乖地說：「那我等容辭哥哥呀。」

「好。」

容辭出了襄陽侯府，已經是酉時二刻，一個侍衛上前稟報。

「世子爺，尹紹欽被下獄了。」

尹紹欽就是近日來風光無兩的新科狀元郎，今日上午才遊街，不料下午人還沒到會同館就被大理寺抓了起來。

容辭問：「什麼罪名？」

「有人告發他科舉舞弊。」

他點頭，神色平靜地上了馬車。

回到睿王府，孟子維匆匆趕來書房。

「你總算回來。消息可聽說了？哎……」孟子維見他慢條斯理地擺棋盤，很是納悶，「你怎麼一點也不驚訝？」

「驚訝什麼？」容辭問。

孟子維停頓，恍然明白過來，「難道尹紹歆下獄是你設的局？」

容辭不置可否。

孟子維坐下來，哭笑不得，「你這速度也太快了，他才當上狀元。」

「快嗎？」容辭邀他對弈，先落下一子，意味不明地說了句，「並不覺得。」

聖上容不得睿王府，更容不得世人口中驚才絕艷的容世子。

睿王是先皇后之子，從小被立為太子，可後來卻遭構陷軟禁，生生與皇位錯過，等真相大白已經過去數年，而皇位也早換了旁人坐。

罪名澄清後的前太子睿王，處在尷尬且危險的地位。

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？聖上表面對睿王府隆恩浩蕩，然私下將他們看作肉中刺眼中釘，恨不能立即拔除，他自然得動作更快。

尹紹歆眼下雖只是個新科狀元，但此人有心機有手段，出仕後憑藉高超手腕平步青雲，成為皇帝心腹，此人要麼死，要麼為他所利用，不然日後必成勁敵。

第一世他醉心權勢害得阿黎慘死異鄉；第二世他重活，步步為營手刃仇敵，終於大權在握，只可惜……他用了太久的時間，以至於轉頭尋阿黎時，阿黎已病入膏肓，沒多久便香消玉殞。

這一世，他再次重生回來，便決定他要快，要儘快將所有事解決，用餘生彌補他的阿黎，權勢他要！阿黎，他也要！

與此同時，襄陽侯府裡，長椿堂派丫鬟到二房院落。

「四姑娘書背完了嗎？」

「背完了。」

「老夫人讓我過來問問，若背完了，請四姑娘過去用膳。」

「好，我這就去喊姑娘。」

凝霜進屋，視線掃了一圈沒見著人，忙走進內室方見阿黎已經睡著了。

五歲的小姑娘縮在榻上看起來只有小小的一團，凝霜心下柔軟，不忍喊醒她。

她們姑娘乖巧懂事，偶爾調皮卻並不頑劣，旁的小姑娘這個年紀還在父母膝上撒嬌呢，可她們姑娘已獨自起居，獨自上學堂。

二老爺和二夫人不知發生了何事，去年二夫人鬧和離，可二老爺不肯，於是二夫人便收拾包袱住去了別院，平日二老爺忙於公務，且他一個爺兒們照顧女兒難免粗心大意，有時忙幾天幾夜沒回府的情況也有。

老夫人雖說關心孫女，可到底年紀大了，身子也不大好，就沒把她接去身邊，只每日差人來請去用膳。

要凝霜說，多虧有容辭在，容辭照顧阿黎無微不至，不然她還真像個沒人管的孩子。

眼看時辰差不多，凝霜想了想還是上前喊人，「姑娘，該醒啦。」

阿黎翻了個身，後腦杓對著凝霜繼續睡。

她睡覺極其安靜，不磨牙也不打呼嚕，小嘴微微開啟，氣息綿柔，長睫緊掩，鼻子精巧秀氣，側睡時圓潤的面龐還壓出些形狀來。

凝霜喜歡得緊，揉了揉她肉嘟嘟的臉蛋，「姑娘，老夫人派人來請了，興許一會還得考校妳背書呢，不起來準備一下？」

聽聞考校背書，阿黎立刻醒來，開口卻是問：「容辭哥哥呢？走了？」

「容世子早走了。還以為姑娘自個兒在屋裡勤奮呢，孰料奴婢進來瞧見您偷懶。」

阿黎羞赧，吐了吐舌，「才沒有，我是背書累了打盹來著。」

她飛快起身下床，讓婢女幫她收拾衣裙髮髻，而後往長椿堂去。

今日長椿堂熱鬧，阿黎到時，三房夫人尤鄺娘和三姑娘宋槿芝也在。

尤氏正在跟宋老夫人商量下個月過壽的事。

如今襄陽侯府裡，大夫人不在府裡，二夫人又住去了別院，因此中饋便全交到了尤氏的手中，尤氏掌家認真嚴謹，讓人挑不出半點錯處，宋老夫人對其極是滿意。

阿黎進門，向祖母行禮後，又朝尤氏福了福身，「三嬸嬸。」

「阿黎來啦。」宋老夫人招手喊阿黎過去，轉頭繼續對尤氏道：「妳大哥一家趕不回來，而且老二家的還在別院養病，依我看這壽宴辦簡單些就好，妳平日也辛苦，忙這趟下來還怪累人。」

尤氏臉上露出歡喜，「多謝娘關懷，娘總為我們著想是我們的福氣。但娘的六十大壽可不能馬虎，也當是給個機會讓我們盡盡孝心。至於大哥一家，繼阡已修書去稟明了，大哥年前還提起過此事，說若是娘過壽他們一家定會趕來，至於二嫂……」

尤氏停下，看了眼阿黎說：「二嫂應該也想阿黎了，讓二哥去請請看，適逢娘的壽辰，二嫂通情達理也定會過來。」

襄陽侯府二房夫妻齟齬已久不是祕密，府裡對外說二夫人身子不好去別院靜養，可外頭傳什麼話的都有。

大人的事尤氏不好多說什麼，倒是有些心疼阿黎，便溫聲問：「阿黎，讓妳爹爹去請妳娘回來可好？」

阿黎乖乖巧巧點頭，「好呀。」

尤氏又囑咐女兒，「妳二嬸嬸平日不在府上，阿黎難免寂寞，妳得空多陪陪妳妹妹。」

宋槿芝今年十歲，穿著件水紅色刺繡襦裙，頭上珠花華美，耳邊墜著碧玉璫，從頭到腳端的是精緻非常，只不過宋槿芝素來不愛說話，臉上也鮮少有多餘表情，乍看有些高傲。

聽得母親這般吩咐，她只是淡淡點頭，柔聲應了句「好」。

婢女上了盤瓜果過來，阿黎取了塊，悄悄看向宋槿芝，「三姊姊吃不吃？」

宋槿芝略顯嫌棄地搖頭，阿黎也不勉強，靦腆對她笑了笑，專心吃瓜。

尤氏跟宋老夫人商量完後，逕自離開了，留下宋槿芝姊妹在長椿堂陪老人家用晚

膳。

晚膳前，阿黎還記得背書的事，當即利索地背了兩首，惹得宋老夫人眉開眼笑，直誇阿黎聰明。

阿黎求誇獎似的扭頭問宋瑾芝，「三姊姊，我背得好不好哇？」

宋瑾芝沒看過這樣要人誇的，一時無言。

次日醒來，阿黎拾掇好準備去學堂，出門後在遊廊遇見她爹爹宋縉白。

「爹爹！」她喊著，她穿了一身靛青學子服站在廊柱下，個子矮小，腰身也不及廊柱粗，晨輝落在臉上，越發顯得笑容燦爛。

宋縉白忙走過去蹲下，「阿黎要去上學啦？」

「嗯。」阿黎點頭，憶起什麼，挺起胸脯道：「爹爹，阿黎昨日背了兩首詩。」

宋縉白摸了摸女兒的腦袋瓜，「阿黎真聰明。」

「嘻嘻，容辭哥哥也這麼誇我呢。」

提起容辭，宋縉白心裡感激又愧疚，他這些日子忙於春闈監考，難以顧及女兒，多虧了容世子照看，昨日聽說阿黎被罰了，還是容世子過來求的情。

他擰了會女兒毛茸茸的腦袋瓜，說：「阿黎去上學吧，爹爹也要去上朝了。」起身，卻見女兒還扯著他的衣襬，不解問：「阿黎還有事？」

阿黎道：「爹爹，祖母說下個月過壽呢，要爹爹去請娘親回來。」

聞言，向來從容不迫的宋縉白，面露些許難色。

「爹爹。」阿黎晃了晃他的衣襬，「您什麼時候去接娘親呀？」

忖了忖，宋縉白又蹲下來，「過幾日爹爹得空了，帶阿黎一起去接娘親好不好？」

「好呀。」阿黎高興。

「去吧。」宋縉白說：「好好上學。」

「嗯。」

阿黎退開一步，按著學堂夫子教的禮節端端正正地作揖，她年紀小，禮儀動作卻做得有模有樣，令宋縉白疲憊的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## 第二章 步步設局

睿王府，書房。

「聽說尹紹歆這幾日在牢裡不好受啊，牆倒眾人推，淒涼得很。」

尹紹歆是梁州人，鄉試、會試、殿試皆是魁首，三元及第風光無兩，卻也招人妒。梁州來的同鄉學子們，平日爭相巴結尹紹歆，如今他落難個個恨不得湊上去踩一腳，有的甚至趁機編撰他在梁州的糗事當笑料，傳得沸沸揚揚，連尹紹歆在牢裡都聽見了。

「我說，你當初那麼急著將他送進牢，眼下過去多日，怎麼也沒見你動作？」孟子維奇怪問。

容辭站在博古架旁尋書，修長的手指掠過古樸的書籍，氤氳光霧中如上好的美玉。他頭也不抬淡淡道：「站得越高摔得越慘，他現在還不夠慘，若我此刻出手，得

到的頂多是他不痛不癢的幾句感恩戴德。我要他的感恩做什麼？我要的是他這個人，況且……」

他取下一本書，繼續道：「人只有經歷過無上風光再落入泥潭時，才容易激起鬥志。我要他儘快強大並為我所用。」

孟子維一怔，看似平靜的眸子裡流露出崇敬之色。

眼前這個少年分明年歲比他還小，做事卻老道狠厲、深謀遠慮，即便是在官場摸爬滾打多年之人也未必能及。這樣的人神祕、強大，令人欣賞也令人望而生畏。須臾，他放下茶盞，「那你打算何時動手？」

「不急，再等等。」

「等多久？」

「等他絕望之時。」屆時，他必定會緊緊抓住他這根浮木。

說完正事，孟子維準備走，但想起什麼又挑眉促狹道：「我這還有個消息，你想不想聽？」

容辭冷冷掀眼，「跟我賣關子？」

孟子維忙舉手表態，「我哪敢啊，是又怕你說我多管閒事。」

孟子維今年十六，並非京城人氏也不在朝為官，而是暗中經營名為「昱光閣」的江湖組織，打探消息、殺人、追蹤、買賣消息什麼都幹。

是以，吏部侍郎宋縉白的動靜也在他掌握之中。

孟子維嘿嘿一笑，「是關於你未來岳父的。」

容辭頭也未抬。

孟子維又道：「確切說來，是關於你那小媳婦兒的。」

容辭動作緩緩停下。

孟子維勾唇，「襄陽侯府老夫人六十壽辰在下個月，明日宋大人要攜女去城外靖水別院，估計打算去請他夫人回來。」

說到這，容辭明白了。

宋縉白請得回來嗎？兩人僵持了這麼久，若戚婉月肯回來早就回來了，想必宋縉白也明白這點，之所以帶女兒去無非是多一點見戚婉月的籌碼罷了。

孟子維輕笑，看向天邊說：「我掐指一算明日會有雷雨，唔……從城中去靖水別院的路不好走，宋大人又是個粗心的，你媳婦兒恐怕得遭罪嘍。」

他話說完，就聽容辭說：「人我自會去接，你可以走了。」

說得口乾舌燥，不謝他罷了，居然還攆人？

孟子維氣哼哼地走了。

次日，朝廷休沐，阿黎也放假，吃過早飯她就隨爹爹去城外的靖水別院。

靖水湖畔地處幽靜且風景秀麗，大大小小別院坐落在蜿蜒的山道旁，其中山腰最寬敞的那座，便是阿黎的娘親戚婉月所居之處，是衛國公送給女兒的嫁妝。

說起來，戚婉月和宋縉白也曾被譽為神仙眷侶。

兩人遊園時共賞一樹梅花，隔牆對詩，事後各自派人悄悄打聽對方是何人，得知身分後互相愛慕，後來宋縉白斗膽上門求娶。

一個出身日漸沒落的襄陽侯府，一個是家世顯赫的名門貴女，門第自是不登對的，但戚婉月堅持下嫁，父母無奈只得同意。

戚婉月和宋縉白成親後，兩人恩恩愛愛如膠似漆，任誰瞧了都羨慕，卻不想戚婉月入門直到第六年才生下阿黎。

生完阿黎後戚婉月身子虧損，宋縉白憐惜她，在房事上開始節制，但戚婉月想偏了，子嗣本就是她的一塊心病，等宋縉白從外鄉帶回一對母子後，她的心病徹底變成死結。

戚婉月自有傲骨，喜歡便喜歡，不喜歡從不糾纏，於是提出和離，可宋縉白死活不願。結果就是她利索地命人收拾東西離開了襄陽侯府，如今已分居了一年多。

路上，阿黎問：「爹爹，娘親會跟我們回來嗎？」

宋縉白端坐著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，因為他也不確定。

或許，戚婉月連見他都不願。

宋縉白今日換了身便服，若仔細瞧會發現這衣服還是嶄新的，連料子也是鮮亮的顏色。

他生得俊美，如今而立之年，俊美仍在，氣質更添了些沉穩，像是經過歲月醞釀的酒越加醇香。

這副樣子本該是惹人愛的，可戚婉月再不願多看他一眼，從前那個溫柔小意的妻子變得清冷凌厲難以靠近。

半晌，宋縉白歎氣說：「阿黎，興許妳娘親聽妳的話，若是見到妳娘親，定要……」

他聲音壓低了幾分，誘哄道：「要為爹爹美言幾句。」

阿黎仰著小臉問：「怎麼美言呀？」

「多說爹爹的好話。」

「說爹爹什麼好話呢？」

「呃……就說爹爹在家吃不好睡不好，還常常生病沒人照看。」

阿黎黛眉擰起，「這怎麼是好話呢？而且爹爹生病了有人照看啊，爹爹不能撒謊哦。」

宋縉白無奈，「那妳說爹爹在家吃不好睡不好就行，另外……」忖了忖，他補充道：「說爹爹非常想娘親。」

「嗯。」阿黎重重點頭，「我也非常想娘親。」

「阿黎乖！」宋縉白滿意地擰了把女兒的腦袋。

已時到了地方，阿黎下車，冷風襲來，她縮起脖頸，宋縉白瞧見了，理直氣壯去敲門。

小廝開門見是他來，為難得很，「老爺，不是小的不讓您進去，實在是夫人她……」

宋縉白矜持道：「你進去回稟，說我帶阿黎過來，天氣冷，莫讓阿黎久等。」

小廝探頭一看，見四姑娘站在父親身後，穿著件白狐裘，毛茸茸的像隻兔子似的，大眼睛水靈靈地望著你，那模樣招人疼得很。

「哎哎，小的這就去通傳。」

小廝去了，約莫過了半刻鐘又跑回來，一臉苦樣。

「夫人讓小的把四姑娘接進去，至於……至於……」他咬牙，心一橫說：「夫人原話是這麼說的，領阿黎進來，旁的不相干之人一律攔著。」

說完，四周安靜。

宋縑白心下酸澀，才一年多他竟就變成了「不相干」之人。

默了默，他轉身對女兒說：「妳娘喊妳進去，妳去吧。」

「那爹爹呢？」

「爹爹在外頭等妳。」

「哦。」

阿黎點頭，隨著小廝進門了，唯有宋縑白挺拔的身姿靜立於寒風中。

戚婉月是個美貌的婦人，雖說是快三十的年紀，可保養得當，瞧著不過才二十出頭。

見阿黎過來，她忙丟下東西起身，慣來清冷的臉上露出笑容，「我的阿黎來了。」

「娘親，我來啦！」阿黎小跑進娘親懷中。

戚婉月抱起她坐回軟榻，捏女兒的小鼻子，「冷不冷，看鼻尖都凍紅了。」

說到這就有些生氣，氣那人不會照看女兒，這麼冷的天帶她出門做什麼！

服侍的嬤嬤見她臉上閃過一絲不悅，頓時明白她的心思打圓場道：「興許四姑娘想娘親了，若沒記錯，四姑娘今日學堂放假是吧？」

「嗯，我放假，爹爹休沐，我就跟爹爹一起來了。」阿黎繼續道：「娘親，爹爹還在外頭呢，爹爹也怕冷。」

戚婉月雖不喜宋縑白，但不願讓女兒看到他們的矛盾，於是對嬤嬤道：「妳親自去一趟，將人領去客房，送一壺熱茶就行，旁的不必多說。」

嬤嬤點頭，「是。」

阿黎高興起來，記起來時父親的囑託，又說：「爹爹吃不好睡不好，還經常生病呢。」

她演技笨拙，心裡想的全顯在臉上了，戚婉月又豈會看不出。

戚婉月哼道：「他教妳說這些話的？」

阿黎眨巴了下眼睛，老實點頭，「可爹爹沒說謊，爹爹前天確實病了，阿黎病的時候也不想吃飯。」

戚婉月不想提這事，她撫摸女兒面頰，換了個話頭，「阿黎最近乖不乖？」

「乖。」

「可我怎麼聽說妳私自跟妳二哥出門了？」

阿黎心頭一慌，一臉緊張。

戚婉月笑，「放心，娘不會罰妳，但妳以後不能再偷偷出門了。」

阿黎點頭，「知道啦，容辭哥哥說我以後若是想出門就告訴他，他帶我出門。」

提到容辭，戚婉月臉色舒展了些，「這一年多來娘不在妳身邊，多虧有容世子。」

阿黎，要好好聽容世子的話，嗯？」

「阿黎很乖的。」

「好。」戚婉月點頭又問：「妳祖母下個月過壽？」

「要過的。」阿黎道：「三嬸說大伯一家會回京，讓爹爹喊娘親也回去。」

這時，嬤嬤正好返回，聽見這話便問：「小姐，屆時您可要回去？」

戚婉月沉默片刻方說：「回是要回的，旁的不說，婆母待我溫和寬厚。如今她過壽我若不回去像什麼話？再說，聽聞她身子不大好，我怎麼也該回去探望一二。」

「是這個理。」嬤嬤說：「不然外頭的人還以為咱們國公府出來的小姐沒禮數，而且小姐回去一趟也好，您不知這一年來京城把您都傳成了什麼樣，盡說您吃那狐媚子……」

「阿黎在這，慎言！」戚婉月制止她。

嬤嬤立即自搗了個嘴巴子，「瞧我老糊塗了，倒是忘了四姑娘聽不得這些。」

阿黎懵懵懂懂的問：「我聽不得什麼啊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戚婉月牽她去書房，「走，娘考校妳功課，阿黎認得多少字了呀？」

阿黎午膳是在別院裡吃的，吃完還跟娘親一起歇了個午覺。娘親的懷抱香香軟軟，她睡得舒服。

這一舒服難免就睡得久了些，可憐西院客房裡，宋縕白一個人冷冷清清，他從早上過來坐到現在也沒能見上妻子一面，不過相比往日來只能站在門口的待遇已經好很多了，以至於即便坐了三個時辰也毫無怨言。

小廝給他找來本書看，看完一半後外頭突降雷電，沒多久有人跑過來。

「老爺，老爺，四姑娘出來了。」小廝稟報，「夫人說一會要下大雨，讓您儘快帶四姑娘回去。」

宋縕白放下書，理了理衣衫，「夫人還說其他的沒？」

「沒了。」

宋縕白落寞地點了點頭，抬腳往大門走。

電閃雷鳴，狂風大作，天空像一塊幕布陰沉沉地壓下來，約莫過了一刻鐘，豆大的雨滴啪啪地敲打在車壁上。

阿黎抱著她新得的布偶，乖乖巧巧坐一旁。

宋縕白問：「這是妳娘親給的？」

「嗯。」阿黎說：「娘親誇我功課做得好，認得很多字了，獎賞我一隻狸貓。」

宋縕白仔細打量，花花綠綠的布偶確實像一隻貓，他莞爾。

馬車在小道上疾馳，因走得快，車身搖搖晃晃。

宋縕白見女兒的小身板顛簸得厲害，索性將人抱在膝頭。

這個動作他已經許久沒做。

阿黎四歲前，經常被他抱在膝上玩耍，後來阿黎上學堂後就拒絕了，彼時她小臉嚴肅地說：「夫子說了，阿黎長大啦。」

猶記當時心中很是悵然，現在再將女兒抱在膝上頗為感慨。

不過，溫馨時刻沒過多久，馬車突然停下來。

外頭車夫說：「老爺，車輪進水坑了，老爺稍等，小的拉起來。」

這次出門總共就帶兩個小廝，一個駕車，一個跑腿，兩人在外頭怎麼使勁都沒能把車拉出來。

想了想，宋縉白放下阿黎，「阿黎好好坐著，爹爹出去幫忙。」

「好。」

宋縉白出去後，仔細觀察情況。發現車軸已經斷了，憑他們三人根本不可能拉出來。

「老爺，怎麼辦？」小廝問。

宋縉白撐傘望向四周，這裡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離城還有一炷香路程，倒是離別院近。

他氣定神閒說：「你立刻回別院，告訴夫人說我們馬車壞在路上了，又累又冷。」

他話剛說完，遠遠地就見一輛奢華的馬車過來，近了一瞧發現是睿王府的。

小廝頓時高興，「老爺，容世子來了，這下不用去告訴夫人了吧？」

宋縉白覺得不巧極了。

睿王府的馬車緩緩停下，容辭下馬車來，侍衛連忙為他撐傘，他衣袍乾淨整潔倒襯得宋縉白有些狼狽。

宋縉白向來注重儀表，不大自然地問：「容世子怎會在此？路過？」

容辭行了個禮道：「宋伯父，晚輩並非路過，而是特地來接阿黎。」

宋縉白了然，容世子做事細心，尤其對他女兒，想必早就得知今日要下雨特地趕來的。

「既然如此，你帶阿黎先回，車輪陷入水坑了，我在這處理。」

阿黎從車裡掀開簾子，露出張圓潤瓷白的臉，笑盈盈喊，「容辭哥哥你來啦？」

容辭唇角微勾頷首，繼續對宋縉白道：「宋伯父，不若讓我的侍衛來幫忙吧。」

「哎，不必麻煩，再說了你就一輛馬車，帶阿黎回去便是，我與你們小輩擠一起像什麼話。」宋縉白擺手，「去吧。」

容辭何其聰明，略一思忖便知宋縉白用意，於是又行一禮，「好，晚輩帶阿黎告辭。」

宋縉白目送他們離去後，扭頭望向身後的路。

小廝問：「老爺，為何拒絕容世子幫忙？」

宋縉白義正辭嚴道：「容世子學業繁重，來接阿黎已是百忙抽空，我哪能再麻煩他？快去，回別院告訴夫人，就說……就說馬車壞路上了，別的一句莫多言。」

小廝一愣，茫然去了。

容辭沒帶阿黎回襄陽侯府，而是去了自己在京城御馬巷的宅子。

這裡是他的私人宅院，平日宴友、談事皆在此，宅子裡吃住用器齊全，宛若一座精緻府邸，後花園還有蓮池假山。

聖上為彰顯大度，每年對睿王府賞賜不斷，金山銀山、綾羅綢緞皆數目不菲，而他又疑心重，若你低調行事，反倒以為你圖謀不軌，是以睿王府從不裝低調，怎麼奢華怎麼來。

容辭平日出行，寶馬香車，奴僕成群，手上宅子產業無數——這還是明面上能查得著的，私底下他自己謀劃的產業遍佈大江南北。

畢竟下的是一盤大棋，沒點本錢怎麼能行？

他將阿黎牽去暖閣，暖閣裡有地龍，按理說已經三月，不必再燒地龍了，但為防備阿黎隨時過來，便日日燒著。

阿黎一進門，暖氣襲來，她「哇」地打了個舒服的顫慄。

容辭瞧見了，眸子裡溢出溫柔。

他這人平日冷清慣了，鮮少笑，即便遇到好笑的事，也只是在眼裡露出點愉悅，更別說溫柔這種情緒，婢女們也只有在阿黎來時才能瞧見她們的小主子展露這樣一面。

阿黎任婢女解下狐裘，問：「容辭哥哥，你怎麼知道我跟爹爹在城外呀？」

容辭蹲下去，「我若說有千里眼，阿黎信不信？」

他身姿頎長，這麼蹲著正好與阿黎持平，阿黎能清晰地瞧見他如琥珀般的眼睛，她毫不懷疑的點頭，「信，容辭哥哥最厲害啦！」

容辭在她心裡無所不能，因此他說什麼她都是信的。

小姑娘面龐稚嫩，大眼睛如鹿單純，滿目崇拜地望著人時，令人熨貼滿足。

容辭不禁想起第一世他的阿黎也時常露出崇拜的眼神，比如他幫她解開九連環，她就會高興地說：「呀！夫君太厲害了！」

又比如他教她騎馬，分明是簡單的技巧，她卻讚不絕口，「夫君太聰明了！」

她嬌嬌軟軟，乖乖巧巧，滿心滿眼皆是她崇拜的夫君，如此可人兒，他卻兩世辜負了她的深情。

「容辭哥哥在想什麼呀？」

阿黎軟糯的聲音拉回容辭的思緒，他搖頭，「沒什麼。阿黎，妳先在這玩會，我去辦件事，傍晚回來同妳用晚膳。」

阿黎問：「我不回家了？」

「不回了，我已派人去跟妳祖母說明。」

「嗯。」阿黎點頭，「我在這等容辭哥哥回來。」

「乖！」容辭摸了摸她頭髮。

外頭暴雨傾盆，大理寺地牢裡潮濕寂靜，昏暗的空間裡充斥著發霉腐朽或排泄的臭味。

孟子維捂著鼻子抱怨，「怎麼關在這麼個鬼地方，大理寺不至於窮得連個像樣的地牢都沒有吧？」

領路的獄卒訕訕解釋，「近日犯案的人多，其他地方關滿了。」

他手提食盒，領著兩人穿過狹長的走廊，來到一座牢門前喊道：「狀元郎，起了，你同鄉來看你！」

這稱呼有十足的諷刺意味，連孟子維聽了都嘴角抽抽，但牢房裡的尹紹歆只眉毛動了動——他的家鄉遠在梁州，京城無親無故，能有誰來看他？

「快起來，還給你帶了吃的。」獄卒說：「你不是嫌這裡的飯餿嗎？吶，這就給你送了新鮮的來。」

尹紹歆睜開一隻迷濛的眼，卻看不清楚。

獄卒嘖嘖說：「想不到你一個落魄狀元郎竟還有人惦記。」

孟子維開口，「少囉嗦，放下東西，出去。」

獄卒立即閉嘴，放下食盒離開了。

大理寺地牢的獄卒有多猖狂，尹紹歆是知曉的，他起初進來的兩天還存著幾分傲骨，後來被折了脊梁，連獄卒在膳食裡撒尿也沒了罵人的鬥志。

曾經那些巴結他的人都對他敬而遠之，今日來的這位又是誰？竟能令這裡的獄卒乖得跟孫子似的。

他緩緩坐起，打量適才說話的紫衣少年，約莫十五年紀，生得桀驁，看著不好相與。

片刻他視線又移向紫衣少年身邊那位穿靛青錦袍的人，比之年紀更小，估計才十三歲，可他身上的氣勢卻比紫衣少年壓迫，那份從容與運籌帷幄的鎮定，令他猜出這位才是今日來看他的人。

「你是誰？」尹紹歆聲音沙啞，他在牢中被折磨得不成人樣，連站都困難，平時都是爬著行動，可今日對上這少年，莫名不想令他瞧不起，是以他靜靜坐著，也從容淡定地審視對方。

容辭打量了會兒尹紹歆，儘管他已窘促至此，可坐得筆直仍舊不掩其風華，不愧是能坐上首輔位置的人，氣度不同凡響。

容辭走近兩步，緩緩開口，「我是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能救你。」

尹紹歆一怔。

容辭繼續道：「我清楚尹公子是被人誣陷，也知曉誣陷你的人是誰。」

尹紹歆沉默須臾，再開口卻是問：「你到底是誰？何故幫我？」

孟子維打開門，容辭走進去，走到尹紹歆跟前停下來。

他傾身道：「告訴你也無妨，睿王世子，容辭。」

尹紹歆心頭一震。

睿王府和當今聖上看似和諧，但內裡的糾葛誰都清楚，而他登科出仕，立志為新朝鞠躬盡瘁，想效忠的是龍椅上的那位，偏偏今日出現在他面前的是這位不及弱冠的世子。

「尹公子聰明，想必已猜到我此來的目的。」容辭道：「尹公子才華橫溢本該宏圖大展，卻被小人構陷入獄，難道就甘心認命嗎？」

「尹公子想必也明白這件事牽扯甚深，若無人相助，你難以翻身。你是皇上欽點的狀元卻被爆出科考舞弊，民間輿論越大，打在皇上臉上的巴掌越響。你說，這

種時候，還有誰願意冒著聖怒救你？你或許還寄望於你的恩師常大人，但我前兩日得了個消息，他老人家已經上摺子告老還鄉了。」

聞言，尹紹歆面容僵硬。

容辭道：「敢問尹公子，事到如今，除了我，你還能找誰人？」

其實尹紹歆本事不小，此時他確實陷入絕境，但不代表他不能翻身。

前世，尹紹歆託關係找了楊太傅，聖上潛邸時曾拜楊太傅為先生。

尹紹歆在獄中寫了一份《萬字申冤狀》，文采斐然、字字珠璣，先是獲得了楊太傅的賞識，後又傳到了皇帝手中，皇帝惜他才學，命大理寺重審此案。

只不過前世這事發生在舞弊案半年之後，容辭這世窺得先機便討了個巧。

果然，尹紹歆思忖了會兒後問：「我憑什麼相信容世子？」

容辭笑了笑，淡淡道：「不急，尹公子可慢慢考慮。」

向尹紹歆表明自己目的後，容辭就跟孟子維離開了大理寺，而此時的御馬巷宅院裡，一片平和，阿黎正在蕩秋千。

丫鬟們怕她凍著，給她添了件斗篷，領口處一圈白色絨毛，越發襯得她玉雪可愛。容辭的宅子裡有許多好玩的，容辭著人給她精心打造了處「趣園」，秋千、滑梯、木馬等等應有盡有。

阿黎蕩了會秋千，還想再去玩木馬，大丫鬟凝霜趕忙勸道：「姑娘該回屋了，免得吹多冷風受寒。」

阿黎抿唇，不大願意，她還想玩。

凝霜又道：「好姑娘，您就疼疼奴婢們吧，若是您真病了，世子鐵定會罰我們的。」

如此一聽，阿黎只得點頭，「好吧。」

她往回走，半路上遇見一個婢女領著個陌生的婦人過來，婦人後頭還跟著兩個小丫鬟，小丫鬟手上捧著幾匹布。

阿黎問：「凝霜姊姊，她們是做什麼的呀？」

凝霜管後院婢女，聞言笑道：「姑娘，這是世子請來的繡娘，給姑娘裁衣裳的。」

阿黎歡喜，卻壓著唇角問：「我又要做新衣裳了？」

凝霜心下覺得有趣，含笑說：「世子說，過不久是姑娘祖母壽辰，裁幾套新衣屆時穿用。姑娘，咱們進去量身吧？」

「嗯。」

阿黎提著裙襬，率先跑進門。

容辭回來的時候，就見小姑娘像蜜蜂似的這裡飛飛，那裡飛飛。

她一下子興致勃勃地問：「凝霜姊姊，這塊布也是給我做衣裳的嗎？這個好看。」

片刻，她又跑去匣子裡挑選珠花。

她拿了一朵到婢女面前，「哇，我喜歡這朵粉色的，凝霜姊姊，我能戴去學堂嗎？」

五歲的小姑娘已經愛俏，衣裳要穿好看的、頭花要戴鮮亮的，小姑娘們雖不攀比卻不妨礙她們穿好看享受旁人誇讚，不過阿黎不喜金銀，倒酷愛那些精巧的花鳥動物頭飾，譬如蝴蝶、兔子，又譬如絹花等等。

阿黎選了一對碧玉蝴蝶珠花，照著鏡子戴在雙丫髻上，一邊一個，左右對稱，走

路時蝶翅搖搖晃晃，宛若翩翩起舞，再配上她嬌憨的模樣，招人喜歡得很。

容辭站在門口靜靜瞧了會兒，才抬腳進門。

「容辭哥哥。」看見他，阿黎飛奔過去歪頭問：「我好不好看呀？」

這話惹得婢女們紛紛笑起來，阿黎年紀小天真爛漫，並不懂得自己被調侃，若是及笄的大姑娘這般問未來夫婿卻被笑了，必定會羞死了。

容辭莞爾，蹲下去認真道：「好看。」

阿黎高興，抿唇靦腆笑了。

繡娘量完身後就離開了，眼下不過酉時，離用晚膳還早，容辭便帶阿黎去了書房，教她寫字。

阿黎每天要認十個字，再寫五個大字。

認字倒還好，可寫字就有些難為了，她握筆不甚熟練，寫的字也歪歪扭扭，一個「柒」字在容辭寫來俊逸好看，但阿黎卻寫滿了整張紙，威猛得很。

不過容辭很有耐心，一筆一劃地教小姑娘。

「對，這一點落筆可重些……」

「這一撇無須太長，到這便可結束……」

「握筆放輕鬆，這樣……」他自己示範了下，「腕放平，筆固定，手心虛空。來，妳練習一遍。」

「嗯。」阿黎認真點頭，肉肉的手握住毛筆，如臨大敵般一筆一劃慢慢寫，漸漸地有模有樣。

容辭誇她，「阿黎真聰明！」

「嘻嘻……」阿黎露出潔白貝齒，還有兩顆小虎牙。

書房內焚著上好的沉水香，裊裊青煙沿著精緻汝窯香爐旋轉而上，落在春光裡，落在韶華間。

容辭督促她寫了會字後，自己拿了本書坐在一旁，而阿黎坐在她的小矮凳上，提筆專注練字。

不過小孩子都是好動的，阿黎也是如此，她練了一下就趴在桌上左右四顧，一會兒悄悄看容辭，一會兒去瞧窗外樹梢的鳥，過了會兒又在紙上畫圈圈。

容辭看了幾頁，問：「阿黎寫好了？」

阿黎就等他這句話呢，立即捧起宣紙，「容辭哥哥，我寫完啦！」

她將紙捧得高高的，生怕容辭瞧不見，臉上一副「你快誇我啊」的表情。

第一世阿黎也是如此，曾有段時日她愛上作畫，心血來潮於午後畫了支翠竹，她等了他一天，待他下值歸來歡歡喜喜問他畫得如何。

彼時他為一樁案子焦頭爛額沒留心，隔了數月後，無意中在箱子裡瞧見那幅畫才明白她那日是在求誇獎，他的阿黎優秀，前兩世他卻常常錯過她的美好。

「寫得非常好！阿黎越發進益了！」

容辭收回思緒誇獎道，果然小姑娘臉上露出歡喜，然後高高興興又鋪開一張紙。

「容辭哥哥，我再寫一個字給你看啊。」

他含笑點頭，「好。」

在御馬巷用過晚膳後，容辭親自送阿黎回襄陽侯府。

阿黎回府時，她爹爹還沒回來。

宋老夫人得知了，派丫鬟來請她，於是阿黎又去長椿堂給祖母請安。

「妳娘親身子怎麼樣？」宋老夫人問。

「娘親好著呢。」阿黎說：「娘親還說屆時來給祖母過壽。」

宋老夫人等了一天就等這個消息，聞言頓時放心下來。

她問阿黎在御馬巷玩了些什麼，阿黎一一說來，最後又道：「祖母，容辭哥哥誇我寫字寫得好吶，我拿給祖母看。」

阿黎身上背著個小布袋，她從布袋裡取出寫的幾張紙放在桌上，興沖沖地說：「祖母，這是阿黎寫的。」

實際上她一下午寫了許多，只不過從中挑了幾張最好的帶回來。

討誇的小心思瞞不過宋老夫人，她笑得眼角皺紋細密，「好好好，阿黎寫得真好！容世子也教得好！」

阿黎靦腆笑，悄悄轉頭去看一旁的宋瑾芝，「三姊姊，阿黎寫得好不好哇？」

冷不防被點名的宋瑾芝再度沉默了。

靖水別院，下了一天雨後，雲霧如瀑在山嵐流淌。

宋縉白站在角門邊，看著小廝們忙碌地修整馬車。

此前讓小廝回來稟報馬車壞路上後，戚婉月果真派人立即趕來，只不過得知阿黎被容世子帶回城，她便也懶得關心他了。

宋縉白苦笑。

過了會，馬車修好了，車夫抹了把汗上前來，「老爺，天色不早了，可要回去？」

宋縉白默了默，問另一個小廝，「夫人在做什麼？」

「老爺，聽婢子說夫人一下午都在書房看書。」

「還沒用晚膳？」

聽他這意思是還想留下蹭飯？小廝心想，你連大門都進不去，還蹭得著飯嗎？

不過，宋縉白也有自知之明，他道：「罷了，還是回去吧，太晚了路不好走。」

所幸後半日雨下得不大，馬車一路順暢回城。

只不過，走到柳陽街時車又緩緩停下來，小廝在外頭稟報，「老爺，李娘子來了。」

李娘子就是李秀蘭，也正是一年前宋縉白從外鄉帶回來的寡婦。

宋縉白拉開車門，見李秀蘭撐傘欲言又止站在外頭，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

李秀蘭被宋縉白安排住在附近一座二進的小院裡，還有奴僕服侍。

她原本是鄉下人，來了京城後日子富貴了便也愛穿衣打扮起來，她穿著件錦繡雙蝶鈿花衫，下身配煙水長裙，將身子凸顯得凹凸有致；唇上的口脂紅潤，還著了淡淡的妝容，乍看倒有些清麗之色。

李秀蘭盈盈福身，一副膽小模樣，「宋大哥，我出來買布正巧遇到你的馬車，順

便問件事。」

話裡的意思是，她不是刻意等他，而是無意間遇到，並沒其他心思，但實際上到底是無意還是有意就不得而知了。

宋縉白頷首，「妳說。」

「我聽說下個月就是老夫人六十壽辰，我來京城也有一年多了，除了最初拜見過老夫人，後頭一直沒機會。而且老夫人待我們母子恩情不薄，如今老夫人壽辰，我思來想去覺著該去給老人家磕個頭，只是不知……」

聽到這裡宋縉白明白過來，頓時沉默。

李秀蘭見狀，忙倉皇道：「此事可會令宋大哥為難？若如此……」她神情局促，像是說錯話似的緊張不已，「若宋大哥為難，我不去也罷。我只是想著，我們母子承宋家這麼多恩情，我卻無從回報，旁的不說，至少給她老人家磕個頭也算全了我一份心。」

她說得情真意切，倒令宋縉白不好拒絕，「並非為難，此事我回去問問母親。」

「哎哎。」李秀蘭高興起來，仔細打量宋縉白，見他面色疲憊，又問：「宋大哥用過膳了嗎？對了，昭兒還說許久沒見宋伯伯了，若宋大哥不嫌棄，且過去吃頓便飯如何？」

「多謝。」宋縉白道：「今日不得閒，我還有事。」

「哦。」李秀蘭失落，也不糾纏，忙退開讓出道來，福了福身，「宋大哥先回吧。」宋縉白點頭，關上車門。

目送他離開後，李秀蘭身旁的婢女問：「夫人，還去買布嗎？」

李秀蘭摸了摸髮髻上新買的簪子說：「今兒晚了，改日再去，回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回到宅子，她問：「昭兒呢？」

下人回答，「夫人，小公子正在讀三字經。」

李秀蘭高興。

宋縉白是個書生，喜歡舞文弄墨，日後若是來此，興許還能指點指點她兒子。

婢女見她心情好，忍不住問：「夫人，宋老夫人過壽您真要去？」

「怎麼，我去不得？」

「不是，老夫人向來不願意見咱們，您何必去她跟前討沒趣？」

李秀蘭腳步不停，「這妳就懂了，我討好的可不是宋老夫人，而是宋大哥。」

說完，也不等婢女想明白，她三兩步跨進門，果真見兒子乖乖巧巧地背書。

她走過去，摸了摸兒子的臉問：「昭兒，娘給你尋個當大官的爹爹可好？」

### 第三章 小媳婦自己顧

宋縉白回府後，去臥房換了身衣服，然後往長椿堂去。

長椿堂裡，阿黎和宋槿芝正在下五子棋，宋老夫人在一旁觀看，見他來了，阿黎起身甜甜地喊爹爹，宋槿芝也起身行禮喊二叔。

宋縉白溫聲道：「玩妳們的，我來找妳們祖母說點事。」

宋老夫人問：「用晚膳了嗎？」

宋縉白搖頭。

「什麼事忙成這樣，連晚膳也不用。」宋老夫人轉頭吩咐婢女，「去廚下看看還有沒有現成的，熱些過來給二老爺填肚子。」

接著她起身說：「有什麼事進去說吧，別擾了孩子們。」

宋縉白點頭，隨母親進內室，沒過片刻，內室裡傳來一聲冷斥。

「你想讓她來給我過壽？」宋老夫人生氣，「我可受不起。」

「娘。」宋縉白頭皮發麻，「我今日回程時正巧遇見她，她就說了此事。」

「她跟你說，你就應下了？你耳根子怎麼這麼軟？你難道不知你媳婦就是介意這個李秀蘭才跟你不和嗎？怎麼還跟她牽扯不清？」

「娘，當年要不是義父義母捨命救兒子，兒子也沒今天，娘教我如何跟李秀蘭斷絕關係呢？」

八年前，宋縉白出門遊學路遇山匪，不只劫錢財還要殺人滅口。宋縉白只得丟下錢財逃命，正好遇見上山打獵的李廣，李廣憨厚熱心且會些拳腳功夫，為救他瘸了一條腿。

宋縉白受傷昏迷被李廣帶回家中休養了近一個月，等他傷好後，李家夫婦還慷慨借路費給他回京。

宋縉白謹記李家夫妻大恩，回京後，派人送財帛給李家夫妻。李家夫妻不要，他便拜李家夫妻為義父義母奉養李廣。

而李秀蘭是李家夫妻唯一的女兒，三年前夫家遭難，她帶著身孕回了娘家，後來遭逢一場瘟疫，李家夫妻沒能躲過雙雙殞命，李秀蘭託人寫了封信來給宋縉白，宋縉白收到後，立刻過去給李家夫婦辦了喪事，念及義父義母之恩，他把孤苦無依的李秀蘭和她剛滿周歲的兒子一併帶回京城。

此事引起了戚婉月的誤會，也不知宋縉白是如何解釋的，又或者戚婉月得知了什麼，她眼裡容不得沙子，立即要跟宋縉白和離，和離不成就搬去了別院住。

如今，宋縉白提起李家夫妻的恩情，宋老夫人也沉默了。

半晌後，她歎氣說：「罷了，我也知你是個敦厚良善的性子，她要來就來，但那天你媳婦也會來，可莫要讓她看見了。」

宋縉白點頭，「兒子明白。」

四月中旬，襄陽侯府老夫人六十壽辰。

襄陽侯府歷經三代日漸沒落，直到宋縉白這一代才又開始有起色，宋家男人皆在朝為官，官職最高的要數二房的宋縉白，乃從三品的吏部左侍郎，另外二房還有一女許給了睿王世子，因著這層關係，宋老夫人的六十壽辰辦得極為熱鬧。

一大早，宋家門口已經車水馬龍，賓客盈門，阿黎便是在一眾婢女們嘈雜的腳步聲中醒來的。

她睜眼聽了會外頭，婢女們邊灑掃，邊悄悄議論今日來了哪些貴客，過了會兒，見凝霜進來，她又故意閉眼。

凝霜輕笑，放下東西走過來掀床幔，「姑娘還沒睡醒嗎？」

阿黎閉著眼睛，唇角翹起來。

凝霜說：「哎呀，那可惜了，今日早膳有棗泥糕呢，放了許多蜜糖。」

阿黎旋即睜開眼，「凝霜姊姊，我醒啦！」

凝霜好笑，去櫃子裡尋衣裳來給她換。

阿黎見她捧著的是新樣式，好奇問：「這件我怎麼沒見過？」

她解釋，「這是昨日容世子派人送來的，上次在御馬巷容世子讓繡娘給姑娘做了幾身衣裳，昨日剛做好就送來了。」

「哇——」阿黎下床，「凝霜姊姊快給我穿上。」

凝霜先伺候她梳洗，這才幫她換衣裳。

衣裳是舒適的雪緞料子，四月天穿不冷也不熱剛剛好，剪裁極其合適，繡工也精美，不僅在袖口處繡了兩隻蝴蝶，還在腰帶上也繡了許多星星點點的小花，再配上紅繩繫著，越發襯得小姑娘唇紅齒白，像個年畫娃娃似的。

容辭還命人打了許多小姑娘喜歡的首飾，足足一箱子，凝霜從裡頭挑出一串珊瑚珠串，繞著阿黎的雙丫髻挽了個花兒，很快，明媚小美人便出現在鏡中。

阿黎望著自己讚歎道：「我怎麼這麼好看吶。」

端早膳進來的婢女們聽了這話被逗樂了。

睿王府。

容辭已拾掇好，正欲出門前往襄陽侯府時，侍衛過來稟報。

「世子爺，牢裡傳話來了，尹公子說已考慮好，要見您。」

容辭停下，「現在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默了默，容辭吩咐車夫，「去大理寺。」

「是。」

馬車立即掉頭，往大理寺走。

此時的大牢中，尹紹歆坐在小床上，手捧一個暖爐。

這段時日是容辭來見過他之後，他在牢裡難得過得有尊嚴的日子，獄卒們不敢再羞辱他，連一日三餐也變得豐盛，甚至若他有什麼需求開口討要，獄卒還會盡力滿足。

這便是容辭給他的答覆。

那日，他問：「我憑什麼信你？」

這樁案子連恩師都放棄了，而無權無勢的睿王世子又怎有能力辦到？他認為那十三歲的少年只是在他面前故弄玄虛，或是想空手套白狼。

然而容辭卻輕而易舉地讓他在大理寺地牢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。

尹紹歆眼睫半掩，視線靜默落在精緻的袖爐上。

他家中並不寬裕，為了供他上學已耗盡大半家財，袖爐這種精細之物他並不曾用過，這還是第一次。

容辭，一個十三歲的少年，突然令他起了極大興趣。  
他感興趣的不是這個少年的財富，而是這個少年背後隱藏的勢力。  
過了會，走廊盡頭傳來腳步聲，很快停在他面前，一雙金縷繡紋皂靴出現在尹紹歆視線內。  
尹紹歆緩緩抬眼，少年仍舊是一件靛青錦袍，面如冠玉，表情平靜甚至算得上溫和，可溫和中又能窺見那種上位者睥睨的霸氣。  
容辭唇角勾起，聲音淡而涼薄地傳入他耳中——  
「尹公子，沒想到你考慮得這麼快。」

從大理寺地牢出來後，已是辰時。  
小廝稟報說：「世子，王爺和王妃已經去襄陽侯府了。」  
容辭點頭，揮了揮袖上幾不可見的灰塵，徑直上了馬車。  
馬車穿過中央大道，進了廣榮街，卻不在襄陽侯府的正門停下，而是停在了偏門。  
容辭下馬車後，等在偏門的婢女上前來領路。  
邊走，婢女邊彙報阿黎今早的事，「姑娘早膳喝了一碗蝦粥，還吃了兩塊棗泥糕。對了，昨日世子派人送來的衣裳姑娘喜歡得很，穿上後巴巴地等世子過來，說要給世子您瞧呢。」  
容辭靜靜聽著，面上看不出情緒，腳步卻不動聲色快了些。  
婢女原先走在前頭領路，不知不覺竟是落在了後面，「姑娘昨日睡前還自己默誦了兩首詩，眼下《千家詩》能背誦一大半了，興許過不久就能背完……」  
到了院子，容辭一眼就瞧見阿黎坐在椅子上。  
花廳椅子高，而她人小腿短，雙腳懸在半空晃啊晃。  
見他來了，她立即滑下椅子奔過來，「容辭哥哥你怎麼現在才來呀？」  
「等很久了？」容辭摸她腦袋。  
「沒有。」阿黎搖頭，「我適才去給祖母請安啦，我娘親還沒來，祖母怕我無人照看就讓我先回來。容辭哥哥，我娘親什麼時候回來呀？」  
恰巧這時，婢女小跑進來說：「姑娘，夫人回來了，這會在大門口剛下馬車。」  
阿黎高興，「容辭哥哥，我們過去看看吧？」  
「好。」容辭點頭，任她牽著自己往前院去。

戚婉月回襄陽侯府令眾人詫異，剛下馬車的賓客故意停在門口打量。  
宋縉白一早過去接人回來，這會兒他殷勤地等在馬車前伸手欲扶，戚婉月像是沒瞧見，從一旁下了馬車。  
他鎮定自若收回手，摸了摸鼻子。  
戚婉月是國公府的嫡女，也曾是京城裡有名的貴婦人。有幾個認得的夫人上前來跟她寒暄，這下子倒是完完全全將宋縉白無視了個徹底。  
宋縉白自討沒趣，正巧也遇見同僚，拉著說了幾句話。

阿黎牽容辭出門時，喊了聲站在台階上的爹爹，然後又探頭去瞧被貴婦人們圍著的娘親，招手說：「娘親，阿黎在這。」

戚婉月見著女兒，展露出笑容，辭別夫人們後，走過來將女兒抱起，「阿黎乖不乖？」

「乖的。」

戚婉月又問容辭，「容世子一早來的？」

容辭行了一禮，「伯母，晚輩耽擱了，也才來。」

「你父王母妃呢？可到了？」

「他們一早到了。」

「走。」戚婉月放下女兒，拉著她，「我們去給王爺王妃見禮。」

一大兩小就這麼進了門，宋縉白張了張口，來不及說一句話，又被忽視得乾乾淨淨。

同僚打趣他，「還望什麼？趕緊跟上去啊。」

「魏大人見笑了！」

宋縉白拱手一禮，忙跟著進門。

進了府中賓客更多，且皆是親戚同僚，戚婉月不好當著眾人給宋縉白臉色看，故而不冷不熱地讓他跟在身邊。

阿黎一手牽著娘親，一手牽著爹爹，乍看倒挺像和樂融融的一家子。

尤氏和丈夫正在招呼賓客，見戚婉月過來便笑道：「二嫂總算來了，妳不在這些日我忙得頭昏眼花，想著若是二嫂在就好了，二嫂聰明能幹，定能將所有事輕鬆處理。」

宋家三房妯娌相處歷來和睦，聽她這番謙詞，戚婉月客氣道：「快別這麼說，難為妳操持這麼一大家子，阿黎也給妳添了不少麻煩。」

得她肯定，尤氏心裡高興，「二嫂客氣了，你們快進去吧，娘在裡頭等著了。」

「好。」戚婉月點頭，帶著阿黎款款進門。

堂屋裡頭，宋老夫人坐在上首受眾人恭賀，見二房一家子進來，臉上笑開了花。

「娘，媳婦不孝，來晚了。」戚婉月上前磕頭。

「快起來，妳身子不好回來一趟不容易，坐下說話。」

宋老夫人這話是給兒媳婦解圍，不然旁人還以為戚婉月拿架子，連婆母壽辰都姍姍來遲，戚婉月也明白老人家的用意，心裡愧疚，對婆母更是感激。

容辭跟在後頭也對老夫人行了一禮，「晚輩祝宋家祖母松鶴長春，日月昌明。」

阿黎也跪下去，「孫女祝祖母福壽年年高，吉祥歲歲長，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。」

這話還是容辭路上教她的，她默默背了許久，這會兒一口氣不帶喘說出來，得意地悄悄看向容辭。

容辭似有所感，會心地睨她一眼，輕輕誇讚道：「阿黎說得好。」

「嘻嘻。」阿黎露出兩顆小虎牙。

一個粉嫩可愛的小姑娘，一個溫潤如玉的少年郎，這般湊在一塊實在養眼，大人們瞧著也忍不住暗暗讚許——睿王府和襄陽侯府的這樁親事越看越像天作之合。

壽宴男女分席，見過宋老夫人後，戚婉月便帶著阿黎去內院，宋縉白不捨，怕妻子不搭理他，只好拉著女兒磨蹭。

「阿黎要聽妳娘親的話，別淘氣，別讓妳娘親累著；今日人多，可莫亂走，免得被拐子抱去。」

阿黎問：「在家裡也有拐子嗎？」

「說不準，總之，阿黎跟緊妳娘親就是。」

「嗯，」阿黎點頭，「知道啦。」

如此，囉囉嗦嗦囑咐了一通，宋縉白才目送娘倆離開。

宋老夫人在堂屋裡瞧見了，招婢女過來問：「那位這會兒在何處？」

婢女回道：「老夫人，按您的吩咐，安排在西廂房吃茶了，也著人看著的，必定不讓她亂走。」

「好。」宋老夫人沉吟了會兒，說：「今日二夫人回來，可莫讓她撞見，那位吃完茶，隨些禮打發回去就是。」

「好。」婢女應聲。

兩人說的西廂房是襄陽侯府最偏僻的客房，離前院和後院都隔得遠，李秀蘭坐在廂房裡聽著遠處傳來的熱鬧，臉色難看。

站在她身後的婢女也忿忿不平，「夫人，您好心好意地來賀壽，壽禮也送得不菲，卻得她宋家人這般對待。」她瞥了眼外頭守著的兩個婆子，更是氣不打一處來，

「瞧瞧這是做什麼？若是不想讓咱們來大可回絕就是，可既然讓咱們來了，又派人守著咱們，這是把夫人當賊防呢！」

李秀蘭的臉色更沉了。

她今日特地打扮齊整來給宋老夫人磕頭賀壽，卻不料進了府宋老夫人只讓她在堂外磕頭，然後就被帶來這麼個僻靜的地方吃茶。她已經坐了快半個時辰了，卻連宋縉白的面都見不著。

婢女繼續道：「夫人，您可是這宋家的恩人，宋家如今這般做派哪裡還記得半點恩？依奴婢看，老爺和老夫人真是白搭了性命。」

「住嘴！」李秀蘭呵斥，「這是什麼地方？也由得妳編排？」

雖是這麼說，可她心裡也極度不平。

想了會，她招手說：「妳過來，我有話吩咐妳。」

婢女湊過去，聽她囑咐了一番，點頭道：「好，奴婢這就去打聽。」

後院花廳，戚婉月見著睿王妃，拉著人好一頓說話。

戚婉月還在閨中時跟睿王妃是手帕交，兩人情同姊妹，後來她生下阿黎，睿王一家來吃酒，容世子竟一眼瞧中了阿黎，央著說討回去做媳婦兒。

彼時容世子才八歲，小孩子童言童語惹得大人們直樂，但睿王妃卻雙掌一拍，當即將兩個孩子的親事定了下來。

這會兒，兩人坐在一處，說的也無非是兩個小孩子的趣事。

睿王妃笑道：「我原想著他長大會後悔，如今看來，哪裡是後悔，他將這個未過

門的小媳婦兒養得妥帖得很。」

戚婉月道：「阿黎也甚是依賴世子，說起來，這些年還真是辛苦他了。」

睿王妃擺手，「談什麼辛苦不辛苦的，左右他自個兒的媳婦自個兒養吧，我們當甩手掌櫃樂得輕鬆。」

戚婉月好笑，又與睿王妃說了會兒話後，起身道：「我茶水吃多了，出去一趟，妳先坐。」

「好好好，妳去吧。」

戚婉月出門，問婢女，「阿黎呢？去哪玩了？」

婢女說：「姑娘去前頭找容世子了，後頭都是半大的姑娘，嫌她小沒人樂意跟她玩。」

豆蔻年華的少女們談的都是詩書或衣裳首飾，阿黎一樣都不懂，聽得無趣索性去前院找容辭了。

戚婉月點頭，徑直往後頭恭房走，然而走到半路，婢女突然「咦」了聲。

她扭頭，「怎麼了？」

婢女遲疑地說：「夫人，水榭那邊站著的可是老爺？」

戚婉月抬眼看過去，眸子頓時結了層冰——豈止宋縕白，那李秀蘭居然也在。

因此壽宴結束後，戚婉月毅然回別院。

宋老夫人心中失落，可也清楚戚婉月性子烈，想走就走，誰也留不得，而大房和三房則是不好插手二房夫妻的事，只面上打了個圓場。

倒是阿黎，好不容易盼到娘親回來，娘親卻待了不到一天就要走，她在門口扯著戚婉月的袖子很不捨。

阿黎臉上滿是失落，「娘親又要走了嗎？」

戚婉月也捨不得女兒，但她實在不想留在這裡。

她蹲下來安撫道：「阿黎乖，等妳學堂放假了，娘親派人來接妳可好？」

阿黎乖巧，從來不會忤逆父母，只黯然點頭，「娘親說的哦，放假就來接阿黎。」

「嗯，娘說的。」

戚婉月抱了抱女兒，上馬車。

眼看戚婉月的馬車緩緩消失在夜色中，阿黎忍不住低頭揉眼睛，宋縕白在一旁瞧見，自責不已，想過去安慰女兒卻被旁人搶先一步。

容辭走過去撫摸小姑娘的後腦杓，柔聲寬慰，「阿黎莫難過，過些天我得閒，帶妳去靖水別院住兩日可好？」

阿黎悶悶說：「可我還要上學呀。」

「無礙，我幫妳跟學堂夫子請假。」若有趕不上的功課，他親自教就是。

可儘管如此，阿黎還是很難受，看向宋縕白問：「爹爹，娘親以後還回來嗎？」

宋縕白心裡清楚妻子為何決意離去，想起下午的事暗自後悔，他動了動唇想說什麼，卻有一個小吏騎馬趕來，拱手道：「宋大人，戶部送來了些文書，陳大人決定不了請您過去商議。」

宋老夫人問：「這麼晚了還要去官署？」

宋縉白轉身恭敬答，「兒子不孝，近日事忙。」

宋老夫人擺擺手，「罷了，你去吧，正事要緊。」

宋縉白點頭，又看了看女兒，愧疚道：「阿黎放心，爹爹一定把妳娘親請回來。」

說完，他也上馬車往官署去了。

宋老夫人應酬了一天這會兒累得不行，可見孫女淚眼汪汪，她不忍丟下她回去歇息。

容辭看出她心中憂慮，起身說：「祖母，您只管去歇著吧，阿黎這有我。」他扭頭問：「阿黎，想不想去看皮影戲？」

容辭果然是唯一能哄阿黎的人，一句話就令阿黎高興起來，「想啊，當然想。」

小姑娘的憂傷來得快去得也快，此刻眼巴巴地扯著容辭的袖子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宋老夫人道：「想去就去吧，要聽容世子的話，嗯？」

「嗯。」阿黎抹了把淚珠，點頭。

京城的夜市繁華，經營到深夜。

容辭帶阿黎出來時，正趕上熱鬧，商販們開始出攤，百姓用過晚膳出來閒逛。

阿黎平日拘在家鮮少出門，即便出門也是白日，逛京城夜市還是去年的時候了，她坐在馬車裡，掀開車簾一角興奮觀望。

「容辭哥哥，我們去哪看皮影戲呢？」

皮影戲是孩子愛看的東西，因此大多擺在巷口人來人往的地方。

容辭命馬車停在個熱鬧的巷子口，然後帶阿黎下車，這裡正在上演一齣皮影戲，講的是天猴偷桃的故事，周圍已經圍滿了半大的小孩，多是阿黎這樣的年紀。

小窗幕布後，一隻活靈活現的猴子剪影隨著鼓樂頑皮地翻筋斗，頓時引來孩子們歡呼。

容辭長得挺拔修長，牽著阿黎站在一群孩子中略顯突兀，不過旁邊也有年長的牽著孩童看的，其中一個少女牽著四五歲的男孩，許是姊姊帶弟弟出門，那少女約莫十五歲，長得玲瓏俏麗，偷偷看了容辭兩眼，面頰發紅。

沒多久，一名青衣男子趕過來。

容辭認出是昱光閣的人，當即會意，接過侍衛買來的糖葫蘆遞給阿黎，在她耳邊低聲囑咐，「阿黎先看著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他走出人群，朝那青衣男子走過去，「什麼事？」

「世子爺，查到了……」

阿黎舔著糖葫蘆，等下一場皮影戲開始，餘光瞥見個姊姊靠近她，便抬臉望過去。

少女對她和善笑了笑，側頭窺向容辭，悄悄問：「妳是他的妹妹？」

阿黎也轉頭瞧了眼容辭，茫然地點頭。

少女臉上的笑更熱情了，還帶著幾分羞赧，「妳是哪家的呀？妳兄長叫什麼？」

阿黎說：「我是襄陽侯府的四姑娘，我有兩個兄長，妳問哪個？」

「問他。」少女指了指容辭。

「他不是我兄長。」

少女不解，「我聽妳喊他哥哥，怎的不是妳兄長？」

這時容辭談完事，負手過來，見少女正在跟阿黎說話，少女似有所感，扭頭見他來，忙羞臊地走開了。

容辭走過去摸了摸阿黎腦袋瓜，問：「她跟妳說什麼？」

「容辭哥哥。」她笑露兩顆小虎牙，「她問我是哪個府裡的，還問你叫什麼名字。哼！她肯定是看上容辭哥哥了！我才不告訴她！」

聞言，容辭素來沒什麼表情的臉上露出些錯愕，「這些是誰教妳的？」一個小姑娘怎麼懂這些看上不看上。

阿黎眨巴了下眼睛，「不用誰教，我聰明吶。」

容辭若有所思，看來得查查了。

小姑娘才上學堂不久，正是樹心立行之際，可不能長歪了。

看完皮影戲已經是戌時，對於大人們來說這個時辰還早，但阿黎長身子慣常睡得早，這會兒眼皮耷拉開始犯困。

她上馬車後捂嘴打了個哈欠，卻仍想玩，「容辭哥哥，我們接下來去哪呀？」

容辭莞爾，「今日太晚了，先送妳回去歇息，妳若還想玩，改日再接妳出來可好？」

阿黎高興說：「好呀。」

外頭跟著的侍衛聽了，心裡忍不住感歎，世子待阿黎姑娘實在寬容。

近日世子忙得腳不沾地，一邊是國子監結業，另一邊要幫尹紹歆翻案，而且還得部署其他謀劃，有時連午歇的時間也沒有，卻承諾隨時帶阿黎姑娘出來玩，真是寵得沒邊了。

他心下好奇，透過簾子縫隙悄悄打量小姑娘。

也就是個梳著雙丫髻的小丫頭，面龐稚嫩，怎麼就這般得容世子喜歡？

侍衛兀自思索得投入，冷不防見容辭冷睨過來，忙低頭收回視線。

沒多久，馬車先回到了襄陽侯府，跟阿黎道別了，容辭回到府中，徑直問：「孟子維呢？」

「孟閣主在酒肆吃酒。」

容辭腳步不停進書房，「去喊他過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約莫過了半炷香，孟子維匆匆跑回來，身上還帶著酒氣。

「我說你這麼急喊我來做什麼？」孟子維進門，抱著茶壺猛喝兩口醒神，「我還以為你今晚陪你那小未婚妻不得閒。」

容辭懶得聽他說這些，直接問：「都查到了什麼？」

說起正事，孟子維斂了笑意，「說來也神了，你讓我去查尹紹歆的同鄉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還真有鬼，這其中有個叫李善濡的就很蹊蹺。」

「有何蹊蹺？」

「李善濡跟尹紹歆一同入京趕考，據說兩人私下關係極為要好，可尹紹歆下獄後

他從未去看過一眼。當然其他同鄉也沒去看，但其他人是忙著找門路留京出仕，李善濡卻不慌不忙，竟還有閒情呼朋喚友到處吃酒。你說怪不怪？」

容辭語氣不善，「讓你查這麼久，你就查了這些？」

孟子維跳腳，「什麼就這些？且不說尹紹歆同鄉數十個，僅一個不漏地跟蹤就得耗費無數精力，況且昱光閣天底下這麼多事要查，我都忙成陀螺了。還有，我還沒說完。」

容辭頷首，「你繼續說。」

「李善濡可不簡單，他是梁城富商之子，家中在京城有錢莊分號，但這麼個人來了京城卻極其低調，只不過再低調也難逃法網，我還查到他在京城的這些日賄賂了不少人，其中就有這次的春闈監考官耿易青。你可知……」孟子維湊近幾分，饒有興致道：「這耿易青是何人舉薦的？」

容辭默了片刻，吐出個答案，「宋縉白。」

孟子維笑罵，「嘿！你這人好生無趣！什麼都逃不過你的眼。」旋即又好奇問：「你怎麼猜到是宋縉白？」

容辭道：「他是這次春闈的主考官，舉薦他人並不奇怪。」

忖了忖，孟子維問：「那……可要查一查宋縉白？」

「不必。」容辭坐在桌邊，取了張信箋出來，「宋縉白並不知情，直接查耿易青與李善濡之間的交易。」

「我還沒說呢，你怎麼知道他們之間有交易？」

容辭沒理他，徑直吩咐，「查到證據速速交給我。」

「……行吧。」孟子維點頭，隨即疑惑問：「我很想知道，你是怎麼清楚宋縉白沒問題，可別因為他是你未來岳父才出此言啊。」

容辭停筆，第一世聖上命大理寺重審尹紹歆的案子時，耿易青就是主謀，而由於耿易青是宋縉白舉薦的，宋縉白也牽扯了進去，不過宋縉白在官場摸爬滾打多年，並非沒腦子之人，終究自證清白，只不過這過程略長，為此遭了不少罪。

孟子維見他神神秘秘不願說，嘖嘖起身，「罷了，不說就不說，若無其他安排，我先回去了？」

容辭突然叫住他，「等等，還有一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容辭道：「你再去查一查襄陽侯府四姑娘在學堂都跟什麼人接觸。」

一聽這事，孟子維跳起來，「不是，你讓我堂堂昱光閣去查個小姑娘在學堂的事，會不會有些過分了？這要怎麼查？難道查她跟誰打架了、受欺負了或被罰幾個板子了，這等雞毛蒜皮的事？」

孟子維想哭，他平日夠忙的了，居然還得幫他看小媳婦，實在是欺人太甚！

容辭涼涼掀眼皮，「有問題？」

「沒有！沒有！」孟子維憋悶舉手，「我明日就派人去查。」

最好查個大的出來，好讓他哭去！